

寒烈
著

|
could
discover
it

下

狱火烈烈 空自华年

我不害怕死亡。

因为死亡是必然的归宿，无论善恶。

掩藏在微笑面具下的险恶人心，比死亡更令我恐惧。

狱火烈烈 空自华

I could discover it
寒烈 著

下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狱火烈烈空自华：全2册 / 寒烈著. -- 南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8.8
ISBN 978-7-5594-2114-2

I. ①狱… II. ①寒… III. ①侦探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04372号

书 名 狱火烈烈空自华（全二册）
作 者 寒 烈
选题出品 北京记忆坊文化
责任编辑 姚 丽
特约策划 暖 暖
特约编辑 单诗杰 绪 花
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
封面设计 80零·小贾
封面绘图 三 乖
版式设计 天 缈
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邮编：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印 刷 环球东方（北京）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字 数 451千字
印 张 16
版 次 2018年8月第1版，2018年8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94-2114-2
定 价 56.00元（全二册）

影视版权抢订热线 010-57194853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Contents



【 第一章 】

挚爱 / 001

【 第二章 】

旧欢 / 081

【 第三章 】

陈痛 / 141

【 番外一 】

穿过你的黑发的我的手 / 231

【 番外二 】

再多的苦我也愿意背 / 237

服务员蓓蓓检视自己身上的制服，没有发现不妥之处，又正一正脑后的圆髻，这才将工作车上的物品清点一遍，随后签到与夜班同事交接班，开始她这一轮早班。

签到时夜班同事嘉美将夜班记录本与钥匙移交给蓓蓓，朝她眨眼睛努嘴巴，说别墅东翼只有拜占庭套房昨晚有一场派对狂欢，需要打扫。蓓蓓听后点点头，知道至少早晨的工作量不会太大。

蓓蓓推着摆满干净替换物品的工作车，走在深长的走廊上。整幢别墅似沉浸在睡梦中的巨兽，悄无声息。偶有声响也转瞬便静默下去，并不能惊醒沉睡中光怪陆离的野兽。厚软的地毯吸收了她的足音，只有清洁车的万向轮在调整方向时发出的细微金属摩擦声陪伴她踽踽前行。

她来到拜占庭套房门前，见门外“请勿打扰”指示灯并未亮起，遂弯曲右手食指，以食指关节有节奏地敲门三下，随后朗声用中英文问：“服务员，我可以进入房间吗？”

套房内一片沉寂，无人应答。

蓓蓓等待片刻，见没有人回应，再次敲门，仍然无人应门，她便



从系在腰间的围裙兜内取出服务卡，刷开房门。

蓓蓓推开一小条门缝，一股混杂着烟味、酒味和体味的怪味儿扑面而来，像一只有形的手猛地袭向鼻腔。她强忍打喷嚏的冲动，一手按住门把手，另一手第三次敲门，并表明来意。

拉着遮光窗帘的室内一片暗沉，静寂如同黑夜。

蓓蓓轻手轻脚走入套房，一路小心翼翼地用外脚背侧推开客人丢掷在地上的酒瓶，为自己清理出一条路径，来到落地窗前，在黑暗中逡摸片刻找到遥控器，伸手按动开关，厚重的窗帘缓缓左右滑开，外头的天光水银倾泻般照进室内。

她推开窗，一股微微潮冷的空气猛然灌了进来，将房间里混浊难闻的气息冲淡。

蓓蓓深吸一口气，这才返身开始收拾打扫工作。

套房地上除了酒瓶、话筒，还凌乱地扔着不少个人物品，蓓蓓一边弯腰将主人弃之不顾的轻薄纱丽捡起，一边腹诽：这些有钱人实在滑稽！连罗马帝国和东罗马帝国恐怕都分不清楚，更别说弄明白拜占庭与土耳其之间的异同了。铺几块波斯地毯，放一张阿拉伯圆床，缀一顶亮闪闪的帐子，便好意思叫拜占庭套房。

蓓蓓将男士女士们遗落的领带与丁字裤归集在一处，准备稍后交给领班，起身抬眼之间，无意中瞥见轻烟般缀满水晶珠管的纱帐有一角未曾拉好，露出一线缝隙，刚好可以看见圆床上的赤裸躯体。

蓓蓓微愣，赶紧又垂下眼去，毕恭毕敬地致歉：“抱歉打扰您的休息，我稍后再来打扫。”

青纱帐内毫无反应。

蓓蓓蹑足打算离去，心头却又觉得不妥，犹豫数秒，到底还是返回床边，伸手打算将那一角轻纱拉好，免得其他工作人员进来撞见客人赤条条的模样。

她的手指勾在晶莹闪烁的纱帐边缘，还没有用力，恰好自她所站的角度瞥见赤身露体的男客人双眼凸瞪、嘴角满是泡沫，一片死灰色

的脸。

蓓蓓脑海里闪过老家祠堂里停灵待葬的死去老嫗的面孔。她猛然向后退了两步，一脚踩在还没来得及收走的酒瓶上，整个人踉跄着朝后跌倒。她挥舞双臂，在空中乱划乱抓，然后“嘭”地摔在地毯上，不知道被什么东西硌着了，钻心地疼。

她不顾后背与腰臀处的疼痛，连滚带爬地站起身来，逃出套房，努力不让尖叫冲破喉咙。

外头一道闪电撕破天幕，骤雨倏忽倾盆而至。

浦江的秋天，来势如同眼前这场大雨，又猛又疾，猝不及防。

连默站在本城颇有名的顶级私人俱乐部别墅门廊下头，收起雨伞。侍立在一旁的门童立刻上前接过她的伞，替她挂在门边的伞架上。

身后同样淋得半湿的实习生猛打喷嚏，一边喃喃说抱歉。

连默朝门童微微颌首，拎着现场勘查工具箱快步走入底楼大厅。

由停车场到大楼短短几十步路，雨水已将她制服的藏青色直管长裤裤脚打得湿透，甫一进入开着冷气的别墅中庭，行走间湿冷裤管贴附在小腿上，凉意入骨，连默不由得打一个寒战。

她行至高挑开阔的中庭，环顾别墅精致低调的优雅装潢，不意外地看见被两名刑警限制在别墅西翼偏厅接受身份核实，暂时不得离去的工作人员与俱乐部会员。

聚在一处三三两两低声交谈的人群因她与实习生的到来，有片刻鸦雀无声的沉寂，仿佛整个世界瞬间被定格，随即又活了起来，若无其事地交头接耳。

背后有脚步声由远而近，卫青空的声音传来：“连默！”

连默下意识转身回头，一张干燥温暖的棉线毯子兜头罩过来，披在她肩背上。

她一手揪住毯子两个边角，来不及致谢，青空已连连摆手：“现

场在二楼，跟我来。”

“……”实习生后退一步，用力擤鼻子，嘀咕，“差别待遇。”

两人跟在青空身后，搭乘复古电梯，上到俱乐部二楼。

“此地一楼是公共区域，对所有会员开放，二楼则较为私密，为俱乐部会员提供私人定制服务。”青空在前头引路，抓紧时间向连默介绍案情，“今早有服务员进入包间打扫卫生，发现两名死者，俱乐部立刻报警。”

“现场可保护起来了？”这是连默唯一关心的问题。

青空重重叹息：“服务员将房间打扫过半，恐怕现场已遭破坏。”

连默拧眉：“这样啊……”

有警察站在二楼过道厅为一个穿服务员制服，半垂着头看不清眉目的女孩子做笔录，听到电梯铁栅门拉开的响动，女孩子飞快地抬起头来瞟了一眼，很快又垂下头去。

三人快步走向别墅二楼东翼房门洞开的一间包房。连默将肩膀上的毯子留在门外，微微提起门口拉着的警戒带，进入犯罪现场。她穿上一次性防尘鞋套，将湿冷裤脚塞进鞋套的松紧带束口内，戴上手套。

拍照取证和固定证据的工作还在有条不紊地进行中，见青空陪连默进来，刑侦大队小刘警官朝两人招招手：“连医生，这里！”

连默绕过一侧地板上被凌乱丢置还未被收走的啤酒瓶与话筒，谨慎地避开一团抛在床脚下的被子，接近房间正中央轻纱半笼的巨大金色阿拉伯圆床。

缀满晶莹剔透水晶珠粒的轻纱在室内明亮的光线下折射出炫目的光芒，若非纱帐一角已经撩起，连默很难在第一时间注意到床上两具赤裸精壮的年轻男性尸体。

两具男尸一人四仰八叉正面朝上，一人五体投地正面朝下，以截然相反的两种姿势横在充满异域风情的圆床上。

连默将法医勘查箱放在床边铺有金银丝交织的波斯地毯的地板上，测取两具男尸的肝脏温度，初步推测两人应该死于午夜十二点至凌晨四点之间，在实习生接过肝温计后，微微倾身在其中一具尸体上方，趋近观察。

她注意到正面朝上的死者口鼻周围有少量白色泡沫，同时嘴唇与指甲床发绀，下身处有一摊秽物。

连默绕到圆床另一边，蹲下身，视线与床面持平，检视正面朝下的死者口鼻，果然同样发现嘴角有些许白沫。

实习生适时地递上物证提取棉签，连默分别就两名死者口腔与鼻腔内的白色泡沫取样，装入独立保存盒，再放进物证袋内，密封并编号。

连默站起身，自勘查箱内取出便携式多波段光源，示意在现场执勤的刑警拉上套房窗帘并关上灯，随后打开多波段光源，朝床上一照。

幽幽光线映得众人脸色一片惨淡，也照出巨大阿拉伯圆床上处处肉眼可见的荧光痕迹，正面朝上的死者下体更是如同黑暗中的一点烛光，荧亮夺目。

执勤刑警重新亮灯，一号死者检查取证完毕，由现场刑警装进裹尸袋中，等待运回法医实验室进行解剖。连默朝实习生招手，示意她同她一道将正面朝下的死者翻过来。

“好沉……”实习生用手掌推动死者肩膀，发出感叹。

“死者身高目测五英尺九英寸，体重大概两百磅，根据重力公式，至少要施加八百八十牛顿的力，才能移动死者。”连默双手掀动尸体一侧大腿，与实习生一同用力，将死尸翻过身来，“沉很正常。”

实习生指着尸体：“连、连医生……”

“嗯？”连默不明所以。

“这……”实习生发现周围刑警包括站在近处的青空、小刘都面

色如常，仿佛司空见惯，忙清清喉咙，力持镇定，“这难道是传说中的……不倒？”

连默望一眼他视线所及之处，尸体肿胀勃起的阴茎，抿一抿嘴唇，忍了笑：“并不是你想的那样，这与死亡时所处的姿势有关。”

她一边采样取证，一边向明显被传言误导的实习生解释：“众所周知，心脏是有脊椎动物身体内最重要的器官，在收缩、舒张跳动过程中推动血液流经身体各部分，循环往复，维持人体正常功能。一旦心脏停止跳动，血液将无法经由心脏产生的压力输往全身。此时重力开始施展魔法，血液在重力作用下，将慢慢聚集到身体位置最低的部位。男性倘使以站立或者正面朝下的姿势死亡，并保持这一姿势……”

连默朝尸体二号一摆手：“就会肿胀充血，好像死后勃起。”

实习生努力让自己表现得淡定从容：“原来如此。”

一旁青空与小刘撇过脸去，免得小实习生觉得尴尬。

两具年轻男性的尸体被运至市局法医实验室，由连默签收，分别放在两张尸检台上。二号死者仍包覆在裹尸袋中，一号死者的尸体则赤条条地躺在连默面前。

连默手持解剖刀，注视着躺在聚光灯下的死者。

看得出他平时经常健身，也注重外表，他年轻健壮的躯干肌肉结实，发型精致，浓长眉毛修剪过，指甲光洁干净，带着一种养尊处优的意味。

“……性别：男，推断年龄约在二十五至三十岁之间，身長五英尺——”连默顿一顿，“身長一百八十厘米，体重八十二点七公斤，发育良好，无营养不良……”

实习生在一旁奋笔疾书，记录她对死者的初步体表检查。

连默拉低一点聚光灯，拇指中指握住解剖刀刀柄，食指抵住刀背，朝死者锁骨下方、肋骨上方的肩窝柔软处，稳稳落刀。

刀尖毫无阻碍地戳破皮肤脂肪肌肉。空气中排风扇运作时，发出单调枯燥的细微“嗡嗡”声，连默心静如水。

青空与小刘来到解剖室时，正看见她自一号尸体切开胸大肌、向下翻在身体两侧并已取出肺脏的空胸腔向外移出心脏称重。

“有什么发现？”青空走近尸检台，注视连默小心翼翼地剪开心包，检查其内壁与心外膜，随后谨慎提取其中血液，密封编号，等待送往实验室进一步化验。

“初步判断为急性心肌梗死并发休克导致死亡。”连默将心脏做病理组织切片，随后将一颗本应该年轻鲜活的心脏浸没在福尔马林中，加盖密封。

“这么年轻就心肌梗死？”小刘诧异地问，“死者才二十九岁……”

“已确认死者身份？”连默抬眼望向小刘。

小刘用下颌点一点躺在解剖台上的两具尸体：“从俱乐部获悉两人的确切身份，这两个都是本城赫赫有名的花花公子。”

“另一个死者的死因能确定吗？”青空接口问道。

连默微微耸肩：“从二者基本相同的死亡时间与死状判断，死因大致相同，不过仍需要通过解剖才能断定。”

青空不由得拧眉。

两名死者俱是浦江颇有名头的小开，平日仗着家中有钱，无所事事，游手好闲，频繁出入于各种聚会派对，换女伴速度堪比换衣服。这样两个人，哪一个死了，都会引起不小的轰动，更何况一时竟一道死了两个，死状还如此不堪入目。

这边厢警方还在调查，那边厢谣言已经甚嚣尘上，各种离奇版本在社交网络上迅速流传开来，夹杂着大量真真假假的爆料，令人难以判断真伪。

“能否确认是自然死亡还是他杀？”青空轻瞥一号死者的尸体，真是死了也不让人太平。

“两个年轻精壮的男子，事前无任何征兆，在同一时间以相同方式死亡的概率……”连默转瞬报出数字，“基本可以排除自然死亡的可能性。”

青空捏一捏眉心：“有进一步结果随时通知我。”

连默挥挥手，表示知道了。

青空与小刘一前一后走出解剖室。

连默望一眼青空颀长结实的背影，复又垂头继续解剖尸体。

青空，好像有些变了。

连默说不出所以然来，她的注意力转瞬又被眼前的尸体吸引。

死者肝脏有异于常人地肿大，与他保养得宜的年轻外表并不相称。连默取出肝脏，称重切片，将取出的肝脏浸泡在固定液中，切片则准备做进一步病理检查。

她回身靠近尸检台，俯瞰年轻的死者。正处于人生最好的年华的躯体仿佛还带着一丝余温，如非空洞敞开的胸腔昭示着生命已经凋谢的事实，她只会以为这不过是一场难以醒来的长睡。

“生如白驹过隙，此身乃是草芥，任死神随意收割……”连默自打开的尸体腹腔中取出回环叠积的大肠，堆叠在电子尸体脏器秤上称重。

实习生对连默突如其来的自言自语已经习以为常，接茬道：“这个我知道，庄子，对不对？”

连默手上动作微顿，随即微笑：“庄子确实有类似观点，不过这出自拜伦的唐璜。”

实习生做捶胸状，一手食指拇指比出很接近的手势：“只差一点点，就差一点点！”

“什么东西只差一点点？”费永年浑厚的声音传来。

“费队！”实习生惊喜地叫，“你回来啦！”

费永年笑咪咪地走进解剖室，手捧一只纸盒：“回来了！这是给你们带回来的红糖年糕和椰汁板兰糕，上飞机的时候还是热腾

腾的。”

实习生乐呵呵道谢，上前去接过点心盒子。

费永年阔步走到尸检台旁，站在连默身边：“我刚放假回来，就听说出了双尸命案，可有的你们忙了。”

“度假可遇见什么趣事？”连默笑了笑，转而问道。

前段时间连环碎尸案告破，真凶认罪伏法，费永年了却一桩多年心事，终于有闲情逸致放下烦冗俗事，偕妻子秦青往海南度假。

费永年摇摇头：“哪里有什么趣事！拎着行李住进酒店，站在阳台便能看见青山碧海，椰林沙滩，每天我和你嫂子就是睡到自然醒，吹海风，食海鲜，手牵手在沙滩漫步……到第三天你嫂子就嚷着无聊想回家了，要不是订房时已经直接扣款，我们大概第四天已经返程。我俩天生劳碌命，闲下来反而浑身不舒适。”

连默失笑。

费永年见她脸色如常，并无不同神色，轻声问她：“陈况……有没有同你联系？”

陈况赴美一周后，在他去海南度假前，曾与他有过一次通话。

电话彼端的陈况声音中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疲惫，但更多的是充满希望的开朗。陈况说前女友年冉晴的情况比他预料中的还要糟糕，他辗转与年爸爸、年妈妈取得联系后，获得探视年冉晴的机会。

年冉晴住在安纳海姆郊区的一家康复疗养院里，年爸爸委婉地告诉他，女儿自从当年饱受惊吓之后，精神健康状况一直时好时坏，始终没能恢复到理想状态，还数度自残，吓坏家人。他们怕她做出进一步伤害自己的行为，只能忍痛将她送进康复疗养机构，希望借由心理治疗，帮助她摆脱往日恶魔。

“只是事与愿违，冉晴在疗养机构接受治疗两年，并没有好转迹象，”陈况的情绪有刹那低落，随即又振作起来，“不过我去探望她时，她第一时间认出我，还同我聊起婚礼筹备的话题……医生说她能记起以前的事，是她愿意走出过往阴影的表现。”

陈况表示他要留在美国，同年爸爸年妈妈一起，配合医生，帮助年冉晴恢复健康，重新回归正常人的生活，享受她原本应该拥有的幸福人生。

费永年当时很想问他一句：那连默呢？可到底还是将即将脱口而出的话咽了下去。以他对陈况的了解，深知当陈况获悉前女友重度抑郁的现状之后，绝对无法心安理得地回来，当作一切都没有发生，继续同连默来往。

只是——

“连默并不是能轻易投入感情的人，你明明喜欢她，做出追求的举动，令她对你敞开心扉，又这样不告而别，对她不公平。”费永年叹息，这大概就是所谓的天意弄人吧？“请亲口告诉她，不要让她从别人嘴里得知你的决定。”

陈况短暂地沉默之后，答应他：“好。”

听见费队问及陈况，连默淡淡颌首，言简意赅：“嗯。他说短期之内不会回来，祝我工作生活一切顺利，勿念。”

费永年一时不晓得说什么好，默然良久，末了拍一拍她肩膀：

“周末来家里吃饭，喜欢吃什么尽管点，别同我们客气。”

说完不给连默拒绝的机会，大手一挥：“就这么愉快地决定了！”

然后大步走出解剖室。

连默回头望着费永年的背影消失在解剖室门外，复又垂头继续解剖尸体。

费永年走进刑侦大队办公室，将两大袋度假带回的土特产放在自己的办公桌上，振臂招呼同事们来瓜分礼物：“不是什么贵重礼物，只不过是一些当地土产，人人有份，大家别嫌弃！”

同事们嘻嘻哈哈地上前来接过小礼物，纷纷打趣。

“费队还是头一回度假带礼物回来给我们啊！”感动有之。

“年哥向嫂夫人申请了好久才批下来预算啊？”不乏调侃。

“费队这是私藏小金库了吧？”更有疑问。

费永年哭笑不得，瞪眼：“职业病犯了是吧？”

众人也不怕他瞪眼睛，笑着一哄而散。

费永年叫住青空、小刘：“我一回来，就听说局里让你们负责双尸案，调查得如何？有什么进展？”

小刘苦脸：“两名死者人际关系混乱，死前正在俱乐部包房内举办派对。通过调取俱乐部监控录像，确定当晚除了他们邀请的客人十三位，还有俱乐部工作人员四人，共计十七人进出过案发现场，提取指纹与生物痕迹的工作量巨大，尚未取得实质性进展。”

“死者在包房内举办交换伴侣的乱性派对，”青空摊手，这些富家子弟的世界，他实在无法理解，“俱乐部服务员都签订有保密协议，无律师在场，半句话都不肯多说。”

“有律师在场，也没见提供什么有用的线索。”小刘托腮，“人人推说不知道、没看见，一个口风紧过一个。”

费永年微微眯眼，青空和小刘年轻，缺乏办案经验，但对工作充满热情，就像当年的他和陈况。这桩双尸案涉及本城好几个有头有脸的人家，稍有差池，他们就将面对外界施加的巨大压力……

“通知家属了没有？”费永年问。

“才正式确认两名死者的身份，还没来得及通知家属。”小刘将两名受害人的照片打印出来，以磁铁吸附在案件线索板上。

“这样，先去通知家属，了解两人生前可有仇人，看能否从中找到嫌疑人。青空，回来以后再仔细看一遍监控录像，尽可能清晰辨别出案发当晚参加派对的宾客。有一个是一个，口头传唤请他们带好律师，来局里接受进一步问讯。若有人不愿配合，直截了当地告诉他，开传唤证强制传唤就难看了。不妨明确告知，只有尽早破案，才能转移媒体记者的注意力。案件侦破时间拖得越久，挖掘出来的细节就会越多。我们秉持职业操守，能做到不对外透露案件信息，却无法控制

舆论走向。”费永年转念之间已有决定，“小刘，俱乐部可还在正常营业？”

“因为发生命案，业已责令其在调查期间停业整顿。”小刘汇报。

“你跑一趟，找负责人，请对方员工配合调查。唯其如此，方能帮助警方早日破案，俱乐部才有望早日重新开门营业，避免更多的经济损失。”

小刘一捶自己掌心：“我怎么没想到这一点？我这就去办！”

说罢一溜小跑，像一阵风刮出办公室。

“谢谢费队指点迷津。”青空朝费永年敬礼。

费永年宽厚的手掌在他肩膀上用力一拍：“谢什么谢！谁不是这样由师父手把手带出来的？去去去，好好破案！周末叫上小刘，来我家吃饭。”

青空被他拍得肩膀一栽，人却笑起来：“是！”

青空与刑侦队区警官先前往死者冯鹏住所，酒店式公寓的大堂经理在青空与区警官出示证件后，将两人引至冯鹏的房间。

大抵是从朋友圈中知悉冯鹏遇害的消息，冯鹏的母亲与另外两名子女已先一步抵达公寓，与青空区警官前后相隔大概不过等一部电梯的时间。

冯母颤抖双手，几番尝试，都没能将电子门卡对准感应器，与此同时，青空和区警官在大堂经理的陪同下，先后走出电梯。

冯母听得响动，循声望来，看见大堂经理陪着两名英气勃勃的青年向她走来，心头那点儿怀疑烦乱，顿时由三分变九分。等到两人走到她面前，向她出示证件，母子连心，冯母本能地意识到……儿子真出事了！顿时整个人朝后倒去，青空眼明手快一把将她扶住，随后体贴地将她交由两名子女搀扶。

与冯母同来的是冯鹏的姐姐和弟弟，两姐弟情绪还算稳定，姐姐

冯菲搂住母亲肩膀，弟弟冯鲲则接过母亲手中的门卡开了门，请青空他们入内。

冯鹏长期租住在金融区五星级酒店式公寓内的一套江景房里，透过阳台的三面落地玻璃窗，近可观光影流离斑斓的江景夜色，远能眺金融区高耸入云的亚洲第一高楼，地理位置极佳。

房间在警方到来前已经被酒店式公寓的服务员清理打扫过，房间内的垃圾桶空空如也，浴室中换下来的脏衣服也被送走清洗，整套足有四百多平方米的房间干净得一尘不染。

打扮得贵气非常的冯母坐在沙发中，仿佛一下子苍老了十岁。

青空清清喉咙：“抱歉……”

听到这两个字，冯母的眼泪再也忍不住，夺眶而出。冯鲲微微垂着头，伸手来回抚摩母亲后背。

长女冯菲忙取出细麻手绢，交到她手里，冯母用手绢压住眼角良久，才红着眼抖着声音问：“大弟……怎么去的？”

“目前还在调查。”青空不忍直视一个母亲强忍痛苦的双眼，转而望向冯菲，“令弟最近是否与人结仇，或者有龃龉？”

冯菲看一眼泣不成声的母亲，咽下叹息：“大弟心地不坏，就是比较爱玩，又结识了几个劣友……”

“什么几个？！”冯母蓦地爆发，猛地攥紧手绢，“就只有那个钱一帆！要不是看在老钱是你爸的生意伙伴的情分上，我早就不让大弟和他往来了！这么多年他惹的祸还少吗？哪一次不是拖着大弟一起给他背黑锅？！大弟也是耳根软，姓钱的一对他嬉皮笑脸赔小心，就原谅他了！”

“妈，现在说这些做什么！”冯菲无奈地递眼色给弟弟，“你快劝劝妈妈。”

冯鲲看起来是个孝子，接到姐姐示意，遂不住小声安慰母亲。

等母亲情绪稍微平静些，冯菲这才继续道：“因为钱一帆的关系，大弟无形中恐怕得罪了不少人。太久远的，我也记不得，不过大